

托爾斯泰

李勉

早期的小說

——介紹三本小說集

一八六三年托爾斯泰開始動筆寫「戰爭與和平」，在這之前，他已經寫了十多年的小說。從一八五二年的處女作「幼年時代」到一八六三年的兩個中篇「哥薩克人」與「波里哥加」，十二年之中，托爾斯泰總共發表了長短不等的十九篇小說（七個中篇，十二個短篇），產量不可謂不豐。遺憾的是，長久以來我們在臺灣幾乎看不到這個時期的作品，我們幾乎不知道「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是如

何開始他的寫作生涯，如何進步到「戰爭與和平」那種盡善盡美的境界的。

民國四十七年新興書局曾經翻印「幼年時代」、「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三部曲的舊譯本，可惜絕版以後，十多年來沒有人重印過。學海書局（民五九）和文壇社（民六四）也曾翻印過「哥薩克人」的同一個舊譯本，但這兩個書局的銷售網並不廣，不久也都先後絕版或近於絕版。直到過去兩年之中，志文

出版社的新潮文庫連續出版了三本托爾斯泰早期的小說集，我們才能够很容易的讀到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而不必上天入地的求索了。

新潮文庫的三本小說集可以分成兩組：「高加索故事」（含「哥薩克人」及其他三短篇）、「塞瓦斯托堡故事」（含三短篇）為一組；「婚姻生活的幸福」為一組（除中篇「婚姻生活的幸福」，另含短篇「三個死」。本書又含托氏晚期三短篇，本文不予討論。）一般都把「戰爭與和平」以前的托爾斯泰細分成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作品極富創意，引人注目，後一個階段則往往熱衷於道德教訓，藝術價值頗受影響。「高加索」、「塞瓦斯托堡」故事屬於前一階段，而「婚姻生活的幸福」則屬於後一階段。

一八五二年托爾斯泰的處女作「幼年時代」發表以後，即備受稱讚。當時俄國有名的文學家都在這一篇小說裏看出這位文壇的新人具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才能。我們那麼熟悉的童年經驗，我們不覺得有什麼特殊之處。可是，讓他一寫，竟然是那麼特殊，那麼吸引人。然而，你再仔細一看，那確實是你所熟悉的，他並沒有誇張，也沒有捏造。於是你不禁大為佩服，

為什麼同樣的東西他可以看出那麼多「詩意」來，而你不能。你不得不承認，他是個了不起的「詩人」，他具有一種非凡的「詩眼」，能够直接透入自然與生命的核心。

俄國人把托爾斯泰這種奇特的才能稱做 *Making it strange*，任何東西，我們一熟悉，我們就不覺得他新奇，而托爾斯泰能够再讓它重新顯得新奇，讓我們覺得，我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件東西一般。用王國維稱讚納蘭容若的話來說，托爾斯泰「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用比喻來說，托爾斯泰的才幹好比一陣雨，雨過天晴，我們覺得大自然意外的清新，我們透過托爾斯泰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也都意外的清新。

「少年時代」以後，托爾斯泰一連串發表了六篇「軍隊生活的故事」，這六篇就是收在「高加索故事」裏的「偷襲」、「砍伐森林」、「戰場中的邂逅」以及三篇「塞瓦斯托堡故事」。前者以高加索為背景，後者以克里米亞戰爭塞瓦斯托堡之役為背景，都是托爾斯泰親身所經歷過的。在這些戰爭素描之中，托爾斯泰 *Making it strange* 的才能有了更進一步

的發展。在這些故事中，托爾斯泰擺脫了一切英雄，榮譽等等的陳套，直接切入事物的核心，讓我們了解到，一個士兵或軍官是如何的害怕，如何在戰役之中莫名其妙的打完這一仗，如何莫名其妙的勇敢起來，最後又如何的死去。在他之前，除了史丹達爾在「巴蒙修道院」裏所寫的滑鐵盧之役以外，沒有人這樣描寫過戰爭的，在他之後，恐怕也沒有人達到同樣的水準。

任何的言辭都不足以形容托爾斯泰描寫戰爭的技巧之高明，還是讓我們來看其中最精采的一段吧！一顆砲彈落在軍官普拉斯庫與米哈依洛夫之間，以下是托爾斯泰所描寫的普拉斯庫與：

「會打中誰呢——我還是米哈依洛夫？還是兩個人？要是打中我，打在哪裏？打在腦袋上，那就完蛋了，要是打在腿上，就得割掉，那麼我一定要求大夫用麻藥，而我還可以活下去。也許只打中米哈依洛夫一個人，那麼我就可以告訴別人，我們怎樣在一起走路，他犧牲了，我也濺了一身的血。不，離我更近——是我。」這時候他想起他還欠米哈依洛夫十二個半盧布，想起他在

彼得堡也有一筆早該償還的債務，以及那天晚上他唱過的吉卜賽小調。他的腦海裏浮現其他心愛的女人，戴着一頂紫色綵帶的帽子，接着又出現了那個五年前侮辱他，而他還沒有向他復過仇的人。然而，腦子裏盡管翻騰着這些和其他許多往事，現實的感覺——期待死亡的恐怖，却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他。「也許不會開花吧，」他抱着不顧死活的決心想睜開眼睛。但就在這一剎那，一道紅光射進他那雙還沒有睜開的眼睛，有一樣東西發出可怕的破裂聲鑽進他的胸膛。他撒腿狂奔，可是被夾進兩腿之間的軍刀絆了一下，側身倒下來。

「謝謝上帝！我只是受了點挫傷，」這是他最初的想法。他想用手摸摸胸膛，可是他的兩臂好像被繩子縛住了，他的腦袋也彷彿被老虎鉗夾緊了。他的眼前掠過士兵們的影子，他無意識地數着：「一個、二個、三個士兵，還有一個軍官，翻起外套，」接着，一道閃電在他眼前一亮。他琢磨着這是從什麼炮打出來的：白炮還是大炮？大概是大炮吧。又開了一炮，又是士兵——五

個，六個，七個士兵，全都在旁邊走過。他忽然害怕起來，不要被他們踩死了；他想叫喊？他受傷了可是口乾得要命，舌頭在上顎上粘住了，難受的口渴折磨着他。他覺得胸膛上濕漉漉的，這種感覺使他想到水，他簡直想喝這個濕東西了。「大概是我倒下時摔出血來了，」他想，他越來越害怕不要被跑過的士兵踩死了，他拼着所有的力氣喊：「帶我走！」可是他喊不出來，只發出悲慘的呻吟，連他自己聽了都心驚膽戰。隨後紅色的火焰在他的眼睛裏跳動起來，他覺得士兵們在拿石頭往他身上堆。火焰越來越少，可是堆到身上來的石頭却越來越重了。他拼命推開石頭，挺直身子，接着就再也看不見，再也聽不到，再也沒有思想，再也沒有感覺了。他被彈片打中胸膛，當場犧牲了。（「塞瓦斯托堡故事」九九

——一〇〇頁）

熟悉現代小說的人當然知道這是「內心獨白」，這是「意識流」。然而，托爾斯泰的戰爭小說並不只是這些，那是一幅壯闊而又纖細到極點的一個個士兵，一個個軍官內心生命和戰火交織在一起的令人難忘的畫

面。在托爾斯泰這些軍隊生活的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到「戰爭與和平」中那些感人的戰爭場面的雛形。

「高加索故事」集所包含的中篇「哥薩克人」也是以高加索為背景，但並不描寫戰爭。這篇小說雖然遲到一八六三年才發表，但其中大部份却是與前面六篇戰爭故事同時執筆的。一般認為，這是「戰爭與和平」以前托爾斯泰最好的作品。如果說，「幼年時代」是描寫童年時代的詩情，「哥薩克人」描寫的則是高加索的大自然和高加索的哥薩克人。這是對大自然和自然人（未開化的民族，有別於文明人）的崇高的禮讚。如羅曼羅蘭所說的，是「高加索底頌詩」，「白雪連綿的羣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牠們巍峨的線條，牠們的詩意充滿了全書。」是「春泉底狂流！愛情底洋溢！」托爾斯泰的抒情天才，在這篇小說裏表現得最純粹、最完美。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的這種才情，然而，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看到他完整無缺的青春期的詩情。

在寫了戰爭小說以後，托爾斯泰的道德意識越來越強烈，這種傾向很明顯的表現在這時期的作品裏，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篇「婚姻生活的幸福」和短篇「三個死」。托爾斯泰晚年對死亡問題和婚姻問題的關懷，在這兩篇作品中已現出端倪。但就深度而言，「三個死」遠不及晚年的「伊凡·伊列區之死」，「婚姻生活的幸福」又遠不及「克洛采奏鳴曲」，作為托爾斯泰思想軌跡的見證，「婚姻生活的幸福」和「三個死」自有其價值。但作為藝術品而言，這兩篇作品 Making it strange 的技巧大不如戰爭小說，探索的深度又不及晚期作品。

但「婚姻生活的幸福」的前半部仍然大有可觀。在這裏，托爾斯泰追溯一個少女愛情生活的萌芽，分析技巧之細膩與深度，據說連女性讀者都大為佩服。其中女主角和她的情人到果園去，或在月光下散步等段落（第一部第三節）尤其有名。在這裏，托爾斯泰非凡的詩情又得到再一次的證明。

最後，很希望有出版家再度翻印「幼年、少年、青年」三部曲的舊譯本（或者重譯），翻譯托爾斯泰的農民小說「波里哥加」（此書不知有舊譯本否？）那麼，托爾斯泰早期的重要作品就大致完備了。

構佳實樸的靈寫的心純純清清

琦君的

煙愁

簡宛的

地上的雲

葉歸何處

五十元

五十元

四十元

讀樸樸實實的佳構得清清純純的心靈

三書合購僅收112元，郵撥19274書評書目社，電話：3412624